

六十年見聞之四

東方兵學大師

蔣百里的故事

(上)

● 陳亞芳 (「六十年見聞」作者、中外雜誌社特約撰述委員)

名士之家和尚之後

中國兵學大師蔣百里和其他兵學家一樣，儘管兵學知識冠絕一時，卻不會手縮兵符，總領師干，軍階僅為中將，較諸西歐軍事家克勞塞維茲或李德哈達的軍階僅少、中校，還算大勝一籌。

蔣百里原名方震(一八八二—一九三八)，字百里，筆名飛生，以字行。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清光緒八年(西元一八八二年)農曆九月初二生。祖籍安徽，先祖經商，因商務活動而遷居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水月亭地方，經營典當業，到了他的祖父蔣生沐(字光煦)，因喜好收藏書籍、字畫、碑帖而成了地方名士。延攬書畫名家張叔未(廷濟)、費曉樓(丹旭)、張子祥(熊)等人，刊行「別下齋叢書」和「涉聞梓舊」兩類書籍，又建了一座「別下齋」珍藏字畫書刊，蔣生沐於是成了杭、嘉一帶唯一的一位收藏鑑賞名家。

蔣生沐子女眾多，蔣百里的父親蔣學煊(字澤久)，是第十九子，生而沒有左膀，僅在左肩下垂有兩三寸長沒有骨頭的肉。蔣生沐很不喜歡，養到十餘歲時，便送到海鹽區的一個寺廟裡去做沙彌，還送了一筆錢給廟裡作香火之資。

這件事在海寧民間還有一個傳說，指蔣生沐偏愛第五子，偏又早殤，殮葬時蔣生沐用硃筆寫了一篇往生咒繫在亡兒左臂上，所以再來時就失去了左臂。

又傳說蔣生沐和當時東山塔院一位老僧往還，想念亡兒，問此兒能否再來？老僧說：「來是一定來，只是緣滿，來了也不喜歡了。」
這些傳說穿鑿附會，經不起科學分析，但卻十分有趣。

蔣澤久做了幾年小和尚，不喜歡唸「南無阿彌陀佛」，也不喜讀四書「子曰……」，而喜歡讀醫書，終於讀出門道來。到了廿餘歲，他就還俗行醫，不久就在海鹽娶楊氏女為妻。生子蔣方震（百里），蔣母楊氏為寒門孤女，門丁單薄，後來蔣百里幼孤，外家竟無人能伸援手加以照顧。

看相算命靈異無比

蔣澤久確實沒有左手，但右手很管用，他能吹笛，自編曲調，又能隨口編詞，自娛娛人。也時常偷偷地回到老家，瞞著父親和兄弟姊妹們說說笑笑，是個快樂的人物。

但是他從不提歸宗，原來依舊習，出家的人就算出了族，族人是不認為是同族，如要恢復關係，必須認祖歸宗。蔣澤久沒有做認祖歸宗的儀式，所以在光緒廿年（一八九四年）病逝時，十二歲的蔣百里及母親楊氏立即生活無依。幸而蔣澤久家族中的第廿一弟，憐惜侄兒，向族人倡議撥田數畝，披屋兩間，再公議集田卅餘畝供蔣百里母子衣食。蔣百里的母親楊氏略通文墨，會補竹衫（一種細花紋的手工衣衫），乃一面做工，一面訓子讀書寫字。算命先生批八字，預言蔣百里長大後必是傑出人物，後來事實證明，算命先生看相卜卦之言，靈異無比。

蔣百里由母教受益匪淺，他後來自述：「吾生七年，吾母乃教以斷齏割粥之故事。此種最初的浪漫印象，其予我以消極之制限、積極之衝動者，蓋至深切。」

更加深切啓發蔣百里的智力與興趣的浪漫印象，乃是《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封神榜》等古典小說。他的母親斷斷續續的講述，經常使蔣百里聽得眉飛色舞，忘了吃飯和睡覺。在蔣百里少時居住過的硤石、袁花、海鹽等地，流傳著蔣百里進茶館說書的故事，每當茶市漸落，一些老茶客便朝街上張望，一見蔣百里與同伴嬉戲而過，便招呼他進去。蔣百里爬上茶桌，說開了武松打虎、哪吒鬧海、孫悟空大鬧天宮，繪聲繪色，說到精彩處，小辮子一抖，眼神流轉，又是手勢，又是身段，博得滿堂喝彩。那時蔣百里才六、七歲，一時傳為神童。

蔣百里的叔父蔣世一延聘倪勤叔課其子蔣冠千，蔣百里常常偷溜到書房旁聽。

倪勤叔喜他聰慧，又知他家境清寒，就和楊夫人說，願意免費教蔣百里讀書，從此蔣百里從倪勤叔讀書，學習詩文。蔣百里自知讀書機會得來不易，勤奮用功，學業大進。倪勤叔寫一手極好的靈飛小楷，蔣百里跟隨習字，也寫得很好，這對他以後投考書院很有助益。

十萬言書縣令驚艷

蔣百里八歲入學，十七歲考中秀才，才華橫溢，思想維新。應試安瀾書院考試，海寧知州林考徇往往親閱其試卷，細加圈點評論，廣為宣揚，文名噪於鄉里。有一次，鄰近桐鄉縣新知縣方雨亭走馬上任，出觀風題卅道，考查當地學風。蔣百里見其題目都有關新學、時事，怦然心動。那時，他已在硤石近郊伊橋當塾師。課徒之餘，奮筆寫作一月，近十萬言，坐了水船，如期送到桐鄉縣衙門交

卷。

方縣令閱卷大為驚異，每篇細加評語，最後總評：「此真我中國之寶也。」取超等第一名，破例給獎金及膏火費銀幣卅元（當時書院每月膏火費為三、四元，約合米一石），並由幫助閱卷的學者高嘯桐親自尋訪到伊橋，請年方十八歲的蔣百里到桐鄉與方雨亭相見。

高嘯桐當時在杭州太守林迪臣幕府，並協助創辦求是書院（浙大前身）。在方雨亭、高嘯桐兩人的引荐下，蔣百里進入求是書院。監院（教務長）為陳仲恕，是著名愛國人士陳叔通的哥哥，點過翰林。林紓也在該院執教。林孝恂、方雨亭、高嘯桐、陳仲恕、林紓、林迪臣等人，都是當年的有識之士，傾向維新，愛惜人才。蔣百里在他們的關懷下茁壯成長，鋒芒漸露，每試月課，都名列榜首。從此，「硤石才子」在六橋三竺、錢江兩岸出了大名。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役，中國割地賠款，滿清政府喪權辱國，蔣百里聞訊大受刺激，其實小小年紀的他，連旅順、大連、台灣、馬關在何處，也不知曉，只從地圖上得知一鱗半爪。不久，又有戊戌政變，六君子被殺，蔣百里已知國勢岌岌，隱然而有救國救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志。

這時，他已考進海寧州書院，可得一點膏火自供衣食了。書院內有四大櫥：經、史、子、集和時務、策論、算學、格致等書，蔣百里如得寶藏，埋首研讀，不懂之處即去請教書院老師。斯時讀到「日本國志」和「普天忠憤錄」等書，再加上史、地等書，始對世界大勢略有概念。

留學日本頭角崢嶸

蔣百里在求是書院為外班生（年齡大、程度高者為內班生，年紀小者為外班生），同時在離硤石不遠的伊橋孫家教書，生活已大獲改善，遂訂親袁花查氏，要成家立業了。

一九〇一年（光緒廿七年、明治三十四年）蔣百里被選派往日本留學，先入日本成城學校，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年再升入士官學校第三期習步兵科，入學時他身體瘦弱，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要他學習騎馬打槍，這是極不容易的。

他咬緊牙關鍛鍊身體，很快適應了軍人生活。後來，蔣百里的求是老同學錢均甫（錢學森之父）到日本學教育，有一次假日清晨去士官學校找他，空蕩蕩的操場上，遠遠只見一條漢子在翻鐵槓，動作嫻熟，身板結實，錢均甫幾乎不敢相信這就是過去弱不禁風的蔣百里。

在士官學校第三期的中國學生有許崇智、曲同豐、胡景伊、賈德耀、蔡松坡（鏞）、吳光新、傅良佐等人，他和學騎兵的蔣百器（尊篋）齊名，同為功課最好的學生。因為士官的中國留學生至第三期方露頭角，而二人又為優等生，所以通名為二蔣。一九〇五年兩人在士官學校畢業，舉行畢業典禮時日本明治天皇會親自參加，並頒給指揮刀等獎品。畢業後兩人又赴德國見習一年，領導他們的，就是後來的興登堡元帥。

見習期滿，蔣百里到北京任禁衛軍管帶，蔣百器到浙江任新軍第二標標統，並辦弁目學堂，培養軍事幹部。此時蔣百里為婚事煩

惱。

原來與查氏訂婚後，蔣百里留學期間，楊太夫人深恐將來文化程度不相稱，曾經婉告查家說，恐怕畢業須待數年，不妨解約。查氏答覆是：

留學十年等待十年，百年等待百年。

因而蔣百里於一九一一年回國後，即與查氏女結婚。但是查氏是完全舊式婦女，無法湊合，這是蔣百里當時一樁極為苦悶的事。這一時期，蔣百里是一個純粹研究軍事學的軍人，對一切政治體制都不表示主張，但內心卻是厭惡清廷，覺得他們顛預、貪污，是無法支持下去的。

倡議獨立險被殺頭

蔣百里和以討閻袁世凱聞名的革命元勳蔡鍔（松坡）是生死之交的知己。兩人出身背景相似，都是家庭清寒，靠自己刻苦自勵考中秀才，又都是弄文習武，決心報國的熱心青年，所以一見如故。

在日本留學時，兩人幾乎形影不離，蔣百里常用筆名「飛生」，蔡鍔用的是「奮翺生」，兩人亦步亦趨，呼吸相通，研究的題材也基本一致，甚至文字風格也互相滲透。本世紀初，「軍國民」、「國魂」等新名詞流行一時，成了他們研究課題。蔡鍔撰了《軍國民篇》在《新民叢報》連載，蔣百里也為該報寫了《軍國民之教育》，內容無異是蔡鍔那篇長文的一個章節，後合併成書，在日本出版。

蔡鍔在《軍國民篇》中反覆論述「國魂」（指民族精神），蔣百里則進一步寫出了長篇論文《國魂篇》，在《浙江潮》上連載。兩人還共同研究會國藩與湘軍，並各有論述。

蔣百里從士官學校畢業後，與蔡鍔先後回國，致力於訓練新軍，建設國防。蔡鍔經營西南後方。蔣百里則因與趙爾巽有約在先，去了東北，擔任新軍督練公所總參議（參謀長），不意遭到張作霖的阻撓，不能有所作為。蔣百里便再度出國，遠涉重洋來到世界陸軍強國——德國繼續學習軍事，在第七軍中當實習連長。一次演習，蔣百里指揮非常出色，引得前來檢閱的德軍統帥興登堡的立即召見，他拍著蔣百里的肩膀說：「從前拿破崙預言：若干年後，東方將出現一位偉大的軍事家，這也許就應在你的身上吧。」日本士官冠軍、德國統帥眼裡的將才，使得蔣百里聲譽日隆。

民國前八年，一九〇四年，蔣百里留德歸來，即以二品大員身分回任東北督練公所總參議。此時，東北的新舊軍矛盾依舊，但形勢大變，東北已有了藍天蔚、張紹曾、吳祿貞三部新軍，三人都是士官老同學，都支持革命。蔣百里工作相當順利，便著手實現多年心願：把東北建設成抗日、抗俄基地，與經營西南的蔡鍔遙相呼應。

辛亥革命發生後，蔣百里在東北趙爾巽幕中，一向不問政治的他，其實對政治很關心，當江蘇、浙江兩省宣佈獨立時，有一天，東北總督府轅門突來報告說蔣百里方震求見，當時袁毓麟、邵伯綱都在座。蔣百里的書院老師陳仲恕也在，急忙請他進來，問他來意。他說：「長江南北多易了旗幟，我來見趙爾巽次帥，請他早點宣布獨立。」陳仲恕說：「你真不知此間實情。幾個有實力的領兵大

員都是清朝的忠臣，次帥要獨立，還要通過他們，得他們的首肯。況且次帥恐怕沒有這種思想。」正在談論時，忽然一個得力當差匆匆跑進來低聲說，各鎮多聚在客廳要請見次帥，而且帶有很多衛隊，不知有何舉動。陳仲恕聽說，急忙將所帶鈔票取出，又向各同事索借一些，約有一百餘元，交給當差說：「你領這位客人從後門出去，送上火車，車開了再回來。」蔣百里也就立刻起身而去。後來方知各鎮知道蔣百里來東北的消息，所以來向趙爾巽要人，趙答以無此人。其實趙氏不知道蔣百里已來，態度自然真實，各鎮方不懷疑而去。

死裡逃生看清真相

一九一二年冬天，蔣百里以陸軍少將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接長建軍大計的軍校，是他夢寐以求的大事，他心中有張藍圖，以日本、德國為榜樣，興辦第一流的軍事學府，以日俄為假想敵，訓練抗擊侵略的建軍骨幹。到了一九一三年間，報上忽然有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蔣方震用手槍自擊一案的新聞刊登出來。後來傳出原因，是蔣百里欲擴大保定軍校組織，屢商之於軍部，似有允意，及至將計劃送去，卻被軍學司司長魏宗瀚首則擱置不理，繼而完全推翻。這一項計劃，蔣百里在校中曾屢次開會商討，且曾向學生透露一部分，後來竟一無成就，所以在校中召集學生訓話，將此事詳細經過及所擬改革方案詳細說明之後，就拔出手槍當胸自擊。幸有跟蔣百里的一個少年差弁李如意見其拔槍，即狂奔上講台，出死力拉其右手，槍得不當心穿過，僅傷肺部，乃得保全生命。事後李如意說：「當蔣百里校長說到全部計劃不能實行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這樣悲憤。又見他伸手摸腰際，就覺得情形不對，已經預備上台；及見手槍，就不管多麼危險，跳上台去搶奪了。」李如意十六、七歲時即隨蔣百里，直到蔣百里逝世，又收拾他的骨灰，後來留在上海，替蔣百里管房屋。

事件平息後，蔣百里對友人說：「我從此認清了這一班狐群狗黨的下流軍人。」他又說，經李如意這麼死勁一拉，槍口向左，子彈從肋骨穿出，心臟未傷。

所尤奇的是：槍彈穿透前後肋骨時皆從骨縫中穿過，一根也沒有擊斷、擊碎，到日本醫治，經過良好，就是怕受涼，終年須以厚布圍胸，方覺舒適。

這時北洋正是袁世凱專政時代，直、皖軍閥尚未形成，而蔣百里所受的打擊，卻出在段祺瑞領導的陸軍部之下，死對頭魏宗瀚又是段祺瑞的親信，所以蔣百里後來始終不與皖系有過關聯。蔣百里當時雖然心臟未曾直接受傷，但後來心臟始終不好，且卒以心臟病去世，恐怕這一槍擊就是他不能長壽的根源。可能他的心臟實已受傷，不過當時不致送命而已。此後，蔣百里在北京任總統府參議和統帥辦事處的軍事參議官。

蔣百里在日本醫院治病有一位日本看護左梅女士很細心伺候他，當時已是兩情相悅。蔣百里又不樂與查夫人同居，楊太夫人當時隨百里在京，查夫人仍留硤石，而左梅女士又回日本。於是京寓中母子兩人未免寂寞，楊太夫人又望孫心甚切。遂由周赤忱（承蒞）至日本將左梅女士接來成婚，生長女昭，次女雍，楊老太太急於抱孫，跟前有義女王若梅，又命蔣百里納之，但卻無所出。所以蔣百里所有四女，皆左梅小姐所生（未完待續）。